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說岳全傳
第四十一回 鞏家莊岳雲聘婦 牛頭山張憲救主

詩曰：從來好事豈人謀，女貌郎才自好逑。千里良緣成佳耦，兩心相得願相酬。

卻說岳公子跌落陷坑，兩邊伸出幾把撓鉤來捉公子。公子大吼了一聲，那匹馬就猛然一縱，跳出陷坑。公子舞動雙錘，將撓鉤打開，拍馬便走。列位看官，你道這班響馬是誰？原來是劉豫第二個兒子劉猊，因打圍逃出，在此落草。當日正坐在岡子上看那兩邊小嘍囉張網，恰遇著岳公子跌入陷坑又被他逃脫，見了那匹赤兔馬好不可愛，就上馬提刀，帶領嘍囉趕將上來。

那岳公子離脫了山岡，一路而來。看看天色晚將下來，無處歇宿。又走了一程，望見一座大莊院，公子把馬加上一鞭，趕到莊前，已是黃昏時分了。莊丁正出來關門。公子下馬，向莊丁道：「我是過路的，因錯過了宿頭，欲求借宿一宵，望大哥方便！」莊丁道：「我家員外極是好說話的，但是此時已經安寢，不便通報。祇好就在這旁邊小房裡將就暫歇，可好？但是沒有鋪蓋。」公子道：「不妨！略坐坐，天明就行。祇是這匹馬怎麼處？」莊丁道：「小客人，我家後頭也有牲口，待我取些料來喂他就是。」公子再三稱謝不盡。當時公子就在小房內坐下，細細的請問莊丁，莊丁訴說：「這裡是叫做鞏家莊，主人鞏致□分好客，小客人若早來時，必定相待，如今有屈了！」公子道聲：「不敢！多蒙相留，已是極承盛意的了。」按下岳公子在鞏家莊借寓。

且說那劉猊看上了岳公子的赤兔馬，領著嘍囉一路追來，不見了公子。看看天色已晚，便問道：「前面是那裡的？」嘍囉稟道：「是鞏家莊了。」劉猊想道：「我久有此心，要搶他的女兒做個押寨夫人，如今順便，不如打進莊去。」吩咐嘍囉：「與我打進莊去！」

當時莊丁忙報知莊主。莊主慌忙聚集莊丁，出莊與劉猊抵敵，那莊丁那能抵擋得住。正在危急，早驚動了耳房中的岳公子，手掄雙錘，走將出來，大喝道：「強盜往那裡走？」舉錘就打！劉猊不曾提防，被公子這一錘，早已打死。眾嘍囉見頭目已死，祇得四散逃走。公子追上來，打死五六個嘍囉。那莊主鞏致上前接著，同進莊來。

到了堂上坐定，鞏致道：「這位恩公，救我一門性命，望乞留名，他日好補報。」公子道：「我乃岳元帥的長子岳雲便是。」鞏致聽見，連稱：「失敬！」吩咐家人忙備酒席相待，一面吩咐把那強盜的屍首收拾。那裡邊安人，偷看公子相貌非常，著人來請員外進去，說道：「我看這公子年紀尚幼，必定未有親事。我意欲招他為婿，你道如何？」鞏致道：「我出去將言語探他，便知分曉。」員外出來，對岳雲道：「老妻說，若不是公子相救，一門性命難保，祇是無可報恩。我夫妻祇生一女，年方一□四歲，要送與公子成親，萬勿推卻！」岳雲道：「婚姻大事，必須稟告父母，方敢應允。」員外道：「祇要公子一件信物為定，待稟過令尊令堂，然後迎娶何如？」公子便在身邊取出那□二文金太平錢來，奉上道：「此乃祖母與我小時帶著壓驚之物，即將此錢為定，日後太平時，再來迎娶便了。」員外收了金錢，當晚請進書房安歇了。至次日，公子別了員外，往牛頭山而去，不提。

再說牛皋在山上，這一日乃是八月□五日，牛皋坐在帳中，回頭見湯懷在旁，牛皋道：「湯二哥，我從今不哭了。」湯懷道：「賢弟不哭了，我就去回復元帥。」牛皋道：「二哥請便。」湯懷就辭了出來。牛皋吩咐家將收拾酒飯，今晚去做碗羹飯。牛皋叫幾聲：「兄弟啊，兄弟！」叫不應，又大哭起來，哭個不止，一跤竟暈倒在墳前了。

這日岳元帥同張保出來探看番營，直看到兀兀營前，元帥道：「這許多番兵，怎保得主公下山？恐一朝糧盡，如何是好！」又看到西南上去，祇見一派殺氣迷天，元帥想道：「前日高寵死在番營，不知何物埋伏在彼。」看了一番，回轉營中，身體有些不遂，走進後營，命張保：「你去各營要路口子上，叫他們今夜用心看守。」張保領命前去，吩咐各處守山將校，俱要用心保守，不提。

又說朝廷在玉虛宮內，正值中秋佳節，祇有李綱在旁，面前擺著水酒素菜。天子道：「老卿家！想朕如此命苦，前被番人帶往他國，幸虧崔胤傳遞血詔，逃過夾江，在金陵即位。又遭番兵追迫，若不虧五顯靈宮，怎能得到此地！不知幾時方享太平也！」說罷，不覺流下淚來。李太師見天子悲傷，便奏道：「陛下還算恭喜的。苦了二位老主公，在北國坐並觀天，吃的是牛肉，飲的是酪漿，也要挨日子過去哩！」那高宗聽見太師說著那二帝，放聲大哭起來。李綱再三勸不住，祇得道：「陛下！古人道得好，人生幾見月當頭？值此中秋佳節，且看看月色，以散悶懷如何？」天子道：「如此，老卿家同去更妙。」

李綱祇得命內侍備了兩匹馬，保了高宗出玉虛宮來。到了靈官殿前，早有統制陶進等上來接駕道：「萬歲爺何往？」天子道：「朕要下山看月色解悶。」陶進道：「臣奉將令守在此處，萬歲爺若下山看月，元帥定要加臣之罪！」天子道：「不妨！若是元帥知道罪你，孤當與你說情。」陶進等祇得送高宗、太師出了口子，往荷葉嶺而來。有諸葛英等亦跪下阻擋。高宗道：「諸事孤家自有主意，決不妨事。」諸葛英無奈，祇得放開擋木說道：「太師爺，要保萬歲速回，不可久留！」李太師點頭應允。君臣二人走馬下山，太師道：「陛下正好在這裡看觀番營。」高宗勒馬觀看營頭。

豈知那番營中，兀兀看見月明如畫，遂同了軍師出營來看月色，也到山下偷看此山何處可以上去得。正在指指點點，抬頭觀看，祇聽得上邊有人說話響。兀兀忙躲在黑影之中細聽，原來是康王的聲音，便對軍師道：「上面乃是康王，待某家悄悄上去捉他。你可速回營去，發大兵來搶山。」哈迷蚩領命而去！那高宗正在山上罵那兀兀，兀兀已悄悄走馬上山來，大叫道：「王兒休要破口傷人，某家來也！」高宗、李綱聽見了，嚇得魂魄俱消，忙忙轉馬便跑，兀兀隨後追趕。那諸葛英等上邊瞧見，連忙上前擋住兀兀。又有小校急往元帥帳前擊鼓報來，報說道：「不好了！聖駕私行荷葉嶺下，兀兀已趕上山來了！」

元帥大驚，忙喚備馬。張保道：「張公子已騎了元帥的馬去救駕了。」慌得元帥就步行出帳。不道那張憲因心忙了，不管三七二□一，扯著元帥的馬騎上去，潑喇喇跑下山來。看見諸葛英等俱被兀兀戰敗，正在危急，張憲拍馬上來，祇一槍望兀兀面上刺來。兀兀叫聲：「不好！」把頭一側，那一槍把他一隻耳朵挑開。兀兀驚慌，轉馬敗下山來，張憲追趕下來。再說岳元帥出營不多路，正遇著高宗，便道：「陛下受驚了！」又道：「老太師，你是朝廷手足，如何保陛下身入重地？此乃太師之過！」李綱道：「此我之罪也！」元帥請天子回轉玉虛宮，不表。

再說張憲追趕那兀兀，緊緊不放。兀兀進了營盤，張憲踹進去，遠者槍挑，近者鞭打，番將那裡敵得住，直追得兀兀往後營逃去！那張憲追殺了一會，直到二鼓時分，方轉牛頭山來報功，不提。

卻說牛皋睡倒在高寵墳上，忽聽見耳邊叫一聲：「牛大哥，快起身去立功！」牛皋忽然驚醒，蒙蒙眈眈起來，上馬提鋼，衝下山來。那些守山戰將祇道元帥令他下山的，故不通報。這牛皋殺進番營，小番報與兀兀。兀兀大怒道：「牛皋也來欺我？」遂起身騎上馬，來戰牛皋，牛皋一見心慌，又聽見耳邊叫聲：「牛大哥，小弟在此幫你！」牛皋放心，勾開兀兀的斧，一鋼打來。兀兀躲避不及，早被打中肩膀，回馬敗走。那些眾番兵圍將攏來，牛皋殺得兩臂酸疼，汗如雨下。看看有些招架不住了，便高聲叫道：「高兄弟！你再來助我一助！」眾番兵聽見笑道：「牛皋在那裡說鬼話了，我們一齊上前去拿他。」這一來，頓把牛皋困住了，不說牛皋被困在番營，存亡未卜。

再講岳雲來至牛頭山，望見番營連紮□數里。岳雲道：「妙啊！還有這許多番兵在此，待我進去殺他一個乾淨。」便拍馬搖錘，大喝一聲：「岳雲公子來踹營了！」舉錘便打，番兵難以招架。小番急忙報與兀兀。兀兀大怒，提斧上馬，來與岳雲交戰。兀兀喝聲：「看斧！」一斧砍來。岳公子左手架開斧，右手舉錘，照兀兀面門一錘打來。兀兀見錘打來，向後一退，那錘在他肚皮上一刮，兀兀幾乎落馬，痛不可當，拍馬往旁側而走。公子也不來趕，祇是打進番營來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打得屍如山積，血流成川。打至前面，但見番兵正圍住牛皋在那裡廝殺。岳雲手起錘落，打散番兵。牛皋看見，也不認得，舉鋼亂打。倒是公子高叫道：「牛叔父，不要動手！侄兒岳雲在此！」牛皋方纔定了，卻問道：「你為何到此？」就同了岳雲殺出番營，回山而去。

卻說兀朮這一夜吃了三次虧，本營中又被岳雲打殺多少兵將，祇得吩咐眾將重整營頭，收拾屍首，不提。

岳元帥在帳中聚集眾將商議，祇聽得傳宣官稟道：「牛將軍在外候令。」岳爺道：「令他進來。」牛皋進來跪下，稟道：「小將繳令。」元帥道：「你繳的是何令？」牛皋一想道：「我在高兄弟墳上睡著，不知怎樣下山，殺進番營，得遇公子同歸。並非差遣，有何令繳？」忙忙改口道：「小將因知侄兒殺到番營，故此下山救了侄兒上來，現在營門候令。」岳元帥方纔得知是牛皋殺進番營大戰而來，便道：「將軍請起。」牛皋站立旁邊。元帥傳令叫岳雲進來，公子領令來見父親，跪下叩頭。元帥忙叫他起來，令與眾位叔父見過了禮，然後問道：「你不在家中讀書用功，卻到此為何？」岳雲便將番將來捉家屬、當即殺退之事稟知。岳元帥又問他一路上來的事。公子又將錯走山東、相會關鈴、打死劉猊、聘定鞏氏之言，一一稟上。岳爺吩咐岳雲在後營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元帥昇帳，眾將參見已畢，站立兩旁。元帥叫張保與公子收拾馬匹，端正乾糧，張保領令。元帥叫岳雲聽令：「為父的令你往金門鎮傳總兵那邊下文書，叫他即刻發兵調將來破番兵，保聖駕回金陵。此乃要緊之事，限你日期，須得要小心前去！」公子領令，接了文書，辭父出營。張保將文書包好，送與公子藏了。坐上赤兔馬，手掄雙銀錘，下荷葉嶺而來。心中想道：「我有要緊之事，須從粘罕營中殺出，方是正路。」主意已定，便催馬到粘罕營前，手擺雙錘，大喝道：「小將軍來踹營了！」舉錘便打，殺進番營。正是：矢石敢當先，生死全不懼。破虜在反掌，方顯英雄氣。

未知岳公子衝進番營勝敗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